



摇花龙虎棍

潘鹤佳儒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上

内 容 简 介

白眉真人手下两弟子摇花剑吴悠和龙虎棍沈安师兄妹联袂行走江湖。天真活泼的吴悠偶然得到一把胡琴，随又以一部爱情书换来武林至宝《无字天书》，并由此而涉及到江湖两大帮派之间的明争暗斗。在斗争中，薛济、丘晨花、江文凤等年轻人相继卷入了这场风雨之中。是情？是谜？这一切的一切，都将水落石出……

本书用新武侠言情手法，塑造了一群年轻人，写出了感人至深的忠贞爱情。本书以“武”写情，文字轻松活泼，人物栩栩如生。沈安老练沉着，吴悠天真浪漫，薛济疾恶如仇，丘晨花多情善感……作者写来似行云流水，实为新派武侠言情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玩童戏弄沈安



三 马 司 战 巧 悠 吴

这是个春光明媚的季节，百花在大地争芳斗艳，飞蜂蝶儿忙碌地穿梭在千红万绿中。

一株茂绿的大树下，沈安正睡得香甜。

一阵喧笑声像捣梦的螺丝钉，刺入他耳中，美梦啪一声，便碎得无影无踪。

沈安睁开右眼向四周溜望。

一群稚童在他周围捧腹大笑。

“小鬼，别吵，嘘——走开。”沈安象在赶牛羊一样，哄叫数声，又将右眼睑垂下。

“哈……”

“笑走人了！”

那几个幼童笑得更大声。

沈安一跃而起，龙虎棍在地上敲击，众孩童吓得一哄而散。

沈安窃笑，便又稳稳当当靠着树干，想偷得半日闲。

孩童们见沈安一会又跑去见周公，于是相互招手、眨眼，鬼鬼祟祟地趋近他。

正当这群稚童靠近时……

“看你们往哪儿跑！”

沈安怒吼跳起，孩童们又象逃难般，跑得脚底朝天。

但是，这次他们只跑了五、六步便停下来，对沈安嘲笑、扭弄。

沈安被这群孩童吵得懊恼不已，无可奈何，便向树身一靠。背部不知被啥刺痛，他立即翻身，发现树干上钉着一张纸条，写着：

睡猪，廉价出售。

沈安瞧见字条儿登时又恼又怒，他转身叱道：“你们再搞鬼，我就揍人！”

稚童们大乐，即喝道：

“睡猪，廉价出售——睡猪，廉价出售……”

沈安一张古铜色的脸霎时抹上一层红晕。

他吆喝数声，将龙虎棍抡得呼呼生威，孩童们见状，又跑得销声匿迹。

“真令人生气。”沈安随手将纸条扯下。

纸条背后又有一行字，写着：

棺材板上睡觉——不知死活。

沈安苦笑：“一定是吴悠搞的鬼。”

吴悠看到一群人围成小圈，不知在干啥事，只听到当啷几声，有人却哀哀叹息。

“你们在干啥？”吴悠好奇问。

“别吵。”张彪叱道，但立即回头：“嘿！姑娘，你也想玩？”

众人看到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连忙停手直望着她盯着。

“你们玩啥？好象挺有趣的。”吴悠也望着众人。

张彪让出一个空位，笑道：“姑娘，这个位子给你。”

“喔——你们在掷骰子？”

吕纳金是东家，便问：“姑娘想玩？”

“当然。”

众人兴致盎然看着她。

吴悠吹吹两手，道：“怎么玩？”

张彪热心道：“两个骰子，一掷，点多的就是赢家。”

“这么简单！”吴悠笑嘻嘻说。

“但是要赢却不容易。”张彪提醒她。

吕纳金右手拿起两骰子，往大碗一掷，众人喊声：“九啊——”

吴悠也学他，右手往碗底一抓，不过她没有马上掷下骰子。

“姑娘，换你。”吕纳金神气地说。

张彪哄道：“你慢慢掷，没关系。”

吴悠问吕纳金：“赌什么？”

吕纳金哈哈大笑：“随姑娘的意思。”

吴悠便摸出十两银子，放在碗旁。“就赌十两银子。”

众人讶异地看她。

张彪劝道：“姑娘，不可玩得太大。”

吴悠不搭理，两粒骰子放在左掌，右手白细的拇指、食指、中指兜着骰子耍一耍，然后夹起一粒骰子轻轻往碗底一丢。

骰子当当的滚跳几下，落定。

“五啊！”众人叫道。

吴悠莞尔，“真好玩。”又是轻轻丢下第二粒骰子。

骰子又是当啷滚了几下，又是五点朝上。

“哈！我赢了。”吴悠嫣然欢笑。

吕纳金面色诧异。

“吕兄你输了，赔钱、赔钱。”张彪说。

吴悠即伸出右手，一副索债的模样。

吕纳金只好拿出十两银子，递给吴悠。

吴悠笑道：“没想到赚钱这么容易。”

吕纳金冷笑：“姑娘是否再赌？”

“当然，当然，我现在正缺钱用。”

吕纳金立即抓起骰子，问：“这次赌多少？”

“一钱。”

吕纳金沉下脸：“怎不赌二十两？”

“不，这次我可能会输，所以只赌一钱。”

众人窃笑，暗道：这姑娘真是鬼精灵。

张彪插口道：“吕兄是东家就该应她的要求。”

“好吧，就一钱。”吕纳金说完，就甩下两粒骰子。

骰子落定，是十一点。

吴悠煞是欢喜，叫道：“还好，我只赌一钱，不然中午就没饭吃了。”

“换你掷。”吕纳金说。

吴悠即抓起骰子，一掷。

就只有五点。

“好险，我只赌一钱。”吴悠高兴说。

围观者其中一人问：“姑娘难道还能预知输赢？”

吕纳金怀疑道：“你是不是作弊？”

吴悠把两只凤眼一扬：“奇了，骰子是你的，我要如何

作弊？兄台若是输不起，咱们就拆了。”

吴悠说完就想告退，吕纳金被吃了十两银子，那肯就此罢休，连忙道：

“姑娘，别走，刚才都是玩笑话，来，咱们再赌。”

吴悠暗笑，心想：既有此机会，就捞一笔做盘费。

张彪和吕纳金其实是同伙人，他立即笑着打圆场。

“姑娘手气这么好，走了多可惜。”

其他人持着看热闹的心，也一言一语地怂恿吴悠再赌。

“好吧！既然你们都希望我赢，我不赢也对不起大家。”

吕纳金狞笑问：“赌多少？”

“一钱。”

“怎么又是一钱，你怕了不是？”

“因为这次我可能又会输。”

吕纳金不信邪，拿起骰子一掷，只掷出三加一四
点。

“你看，如果你多押些银子，这次准赢了。”

吴悠耸耸肩，握起骰子掷出。

骰子滚了半晌才落定，众人瞪眼一看，两加一，三点。

吴悠得意道：“没多押钱是对的。”

吕纳金颇讶异，张彪恭维道：

“姑娘真是料事如神，但是总不能一直输，再赢一次让大伙瞧瞧。”

吴悠闻言，便向右手连吹两口气：“好，这次一定赢。”

“赌多少？”吕纳金不怀好意问。

“十五两银子。”吴悠话未毕即甩出两粒骰子。

骰子跳了又跳，最后两粒叠在一起，上面是两点朝天。

“赶快看看下一粒。”一个好事者连忙说。

张彪两指一挑，现出底下的骰子。

“六点，”吴悠欢天喜地。“换你。”她戏谑的看着吕纳金。

吕纳金不以为意，便从碗底捞起骰子，用力一掷，两粒骰子落定后亦是叠立着。

“上面是六点，下一粒呢？”众人拉长脖子紧望。

吕纳金得意地笑着。吴悠有恃无恐，道：

“该不会是六吧？”

“吴悠拿起上头的骰子，窃笑不已：“你们看，是一点。”

吕纳金骇异，但是事实摆在眼前，下粒骰子却是一点无误，他眨了三、四下眼，再看，还是一点。

吴悠神气道：“十五两银子，老兄，赔钱呀！”

张彪向吕纳金使个眼色，吕纳金虽心有不甘，也只好递出十五两银子。

张彪连忙道：“姑娘手气不坏，何不再赌。”

吴悠望着吕纳金，问：“兄台还有银子？”

“笑话。”

“要不要再赌？”

“当然。”吕纳金说。

吴悠笑道：“盛情难却，我就奉陪了。”

言毕，两人便一掷一甩，一赌再赌……

这时，春阳已渐渐升到头顶。

吕纳金一边掷骰子，一边挥汗，吴悠忙不迭地收起来赢的银子，心想：这些银子一年都用不完哩！

等到她把吕纳金的最后一锭银子赢妥，她神情自若道：“你为啥要一直输银子，其实我并不想赢这么多哇！数也数不清了。”

吕纳金黑着脸，叱道：“死丫头，你到底搞啥鬼？”

众人见状纷纷拔腿就走，惟恐惨遭池鱼之殃，躲避的当儿，每个人内心不免为吴悠捏一把冷汗。

就在一瞬间，现场只剩下吴悠、张彪、吕纳金，三人对视而立。

吕纳金张牙舞爪，道：“如果姑娘不做个交代，等一下可能会很难看。”

“是吗？”吴悠神态自若收起银子。

“把银子放下！”张彪狞笑说。

“哼——原来你们是同伙人，难怪一唱一和想拐我银子，只是，现在我反成了大赢家。”吴悠有板有眼地说。

吕纳金看了怒火中烧，喝道：“银子还不放下。”

吴悠凤眼一瞪：“天下哪有这等道理，兄台若输不起，趁早就该收摊，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吴悠说完就想脚底抹油，溜！

“站住！”张彪横身一拦，道：“姑娘以为江湖上这么好混。”

“是啊！我现在不是口袋满满吗？”

“可恶！”吕纳金一声叱骂，即挥拳劈向她的面门。

吴悠右掌一张，砰然击向他的拳头。

吕纳金以为打到墙壁，立即捂着右拳背又叫又跳。

吴悠暗笑：没用的东西。便昂首想离去。
哪知张彪双腿飞出，吴悠听到风声，连忙前翻数步。

“呀！你敢偷袭本姑娘。”

“把银子放下。”吕纳金说。

吴悠冷笑：“有本事就过来拿。”

两人不待她言毕，立即包围她，你一拳我一掌交攻。

吴悠却象条游鱼，在两人中间游来转去。

“唉呀！你真笨，拳头岂是这样使的。”吴悠捏住吕纳金的右拳，便往他的下巴击去。

吕纳金叫一声，牙齿差点被打飞。

张彪摇出双拳，啪啪两声也被吴悠碰回。

“唉！跟你们打斗一点都不好玩。”吴悠非常生气。
“咱们还是别打了。”

她转头又想走，吕张二人看着白花花的银子被她吃了，岂肯罢休，两人往前一翻，又挡住吴悠的去路。

吴悠觉得好烦，怒道：“你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还不滚远一点。”

两人哪肯罢手，倏然便向吴悠飞扑而去。

啊一声，吴悠在尖叫，但是她眨眼间已跃出丈外。

她看到两人碰得头破血流，不禁为他们哀叫一声。

“你看，这就是不听劝告的结果。”吴悠耸耸肩，一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调皮样。

两人抹去鲜血，咬牙切齿又奔向她。

吴悠讶然，道：

“你们真的不要命，难道银子比命更重要？”

“死丫头，看我宰了你。”吕纳金怒火盖顶，就向吴悠扑

去。

吴悠若跌，右腿一勾，吕纳金差点狗吃屎，吴悠看得扑嗤发笑：

“老兄，我猜你一定患了严重近视。”

张彪发指皆裂，叱道：“姑娘正经打斗。”

吴悠却狂言：“我闭着眼睛，用一双手，然后金鸡独立，也能打赢你们，不信，咱们试试看。”

说完，她真的闭眼，左手勾起左脚板，一脚独立待战。

“来呀！你们出拳。”吴悠闭着眼说。

吕、张两人看了反而一愣，两人使个眼色，便蹶足走向她。

“看招！”吴悠大叫。

吕、张两人立即跃离丈外。

吴悠拍手大笑：“哈，哈！你们被我吓着了。”

两人见吴悠蓄意捉弄他们，登时气得象两只发怒的大熊。

突然间，一道蓝影飞落。

沈安瞪着大黑眼，吴悠把凤眼一扬，两人碰面即大打出手。

“他是谁？”张彪问。

“不认识。”吕纳金回答。

两人疑云满布，渐渐靠近打斗者，但是一趋近，便被拳风频频挡回。

张彪道：“这两人身手奇佳。”

吕纳金道：“可能是刚出道的新手。”

“两人好像有仇。”

“嗯！我们正隔岸观火，坐收渔利。”

“我以为该禀告少爷一声。”

“对，也许少爷对那个姐有兴趣。”

两人讲定，就想离去，那知沈安和吴悠立即打到他们身旁。

两人向左，打斗者也移向左，两人回走，沈安和吴悠也转移阵地，边打边往回去。

吕纳金暗骂：小杂种，搞啥花招。

张彪喝道：“要打架滚远一点。”

沈安、吴悠两人同时转身，把击出的拳头分别送上吕张两人的下巴。

吕纳金和张彪登时飞向半空。

“糟了！一定跌得脑袋开花。”吴悠收起仰望的脖子，连忙逃之夭夭……

“看你往哪跑！”沈安在背后又叫又追。

瞬间两人跑得无影无踪。

空中飞人咚咚两声，虽然没有跌得脑袋开花，但是头冒金星，小鸟啁啾，自是免不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吕纳金哀叫。

“咱们快去禀告少爷。”张彪一脸苦哈哈。

沈安一路追打吴悠。

他叱道：“你竟敢骂我睡猪。”

吴悠笑道：“你睡觉就是这模样。”她装出一副蠢样相。

“什么！”沈安头顶冒烟。

“不然以后你可以边睡边照镜子。”

沈安哗一声，即将三节棍拉成一根长铁棍。

“你还不赶快磕头赔不是。”

“早哩！”

吴悠不甘示弱，也抽出摇花剑，叱道：

“看本姑娘收拾你。”

沈安面色严肃，抡起龙虎棍：“你真的不投降？”

“有本事你过来。”吴悠斩钉截铁说。

沈安双手握住龙虎棍，便一步步逼向吴悠。

吴悠吆喝一声，立即先发制人，一招“碎月摇花”，剑锋化成千朵落花，缤纷罩向对方要害。

沈安毫不怠慢，“黄蜂频扑”。龙虎棍端，点点飞出，犹如黄蜂飞出，嗡然风发。

霎时铿锵千万声，两人从地面对打到半空。

轰然数声，两人同时飞出数丈外。

但是两人仿佛发怒的两头牛，眨眼又往前猛冲。

吴悠使力过度，却奔过头。

“喂！你优雅点好不好！”沈安骂道。

吴悠连忙煞住脚：“奇怪，我脚底好像挂了轮子，一溜，就跑这么远。”

“你可能太乐了。”

“大概是吧，因为我今天赢了许多银子。”

“什么——”沈安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有啥好大惊小怪。”

“难道你赌博不成？”

“嘻——我还是大赢家哩！”

“你真是顽皮到家。”

话毕，沈安使出“握蛇骑虎”，铁棍像毒蛇噬出，整个人也跃前劈踢。

吴悠节节败退。

“哼！你认输了是不是？”沈安笑道。

“早哩！”

吴悠又刺出“飞花拥道”。

沈安叫声：“黄蜂频扑”。飞空封住吴悠的剑势。

吴悠一个翻身，倏然使出“仙云随影”，人剑登时飘落无方。

吴悠喊声，“着。”即向沈安心窝刺去。

沈安大叫大吵，跌至地上滚好几圈。

吴悠看得笑呵呵，冷不防，沈安突然冲天飞起，棍端直向她面门灌去。

“可恶！”吴悠立即收住笑容，铿锵拼打数剑，才化险为夷。

她喘了好几口气，道：“好累！咱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打。”

“你一停，就会被我打死。”

“难道不能打个商量？”

沈安笑道：“只要你认输，我就饶你。”

“早哩！”

吴悠不肯认输，又比了好几个架势，可是始终没出剑。

“哦——难道不能暂停，我好累。”吴悠娇嗔道。

沈安被逗得呵呵发笑：“只要你认输。”今天他非教训她不可，所以也不肯罢手。

“可恶！”吴悠心有不甘，仍拼命连发两招。

沈安登时跳开，笑道：“你简直像一头发怒的驴子。”

“什么——你骂我是驴子，可恶的睡猪，看招。”

吴悠虚张声势，沈安连忙跳出丈外。

吴悠笑弯了腰，指着他笑呛了：“你的胆子原来只有绿豆大。”

沈安又气又羞，立即抡起龙虎棍，长棍仿佛蛟龙般，赫然袭向吴悠。

吴悠花容失色，大喊：“救命啊！”

沈安愕然，连忙收住龙虎棍，问：“你干吗？”

吴悠哭丧着脸：“我在喊救命。”

“笑话，我当然知道你在喊救命，我是问你干嘛？”

“我希望立时有一段英雄救美人的故事发生。”

“英雄救美人！”

“救命啊！”吴悠趁机又大叫。

“这里哪有美人？”

“当然是我。”

“你？”沈安把眼珠子瞪得像银元大，溜望着吴悠。

吴悠便摆个媚态，问：“怎样，够格吧。”

沈安眼花缭乱，吴悠立即大喊救命。

沈安皱着脸：“得了吧！现在虽然有美人呼救，却少了一个英雄。”

、沈安抡起龙虎棍，便一步一步逼着向她。

突然一个白影飞落。

吴悠叫道：“大侠救命。”她侧脸一瞧，看到来人是个面貌英俊、举止潇洒的年轻男子。